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十七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

諫議劉公

名女世字器之大名人中

法參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

字權右正言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又遷左諫議大夫

除中書舍人辭不拜以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俄復除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真定府落職知

南安軍改提舉洪州玉隆觀南安軍居住責授少府少

監分司南京新州別駕英州安置

即位移衡州尋改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未行除

脩撰知鄆州待制知真定府罷知洛州洛職知沂州貶

信陽軍除名勒停送峽州編管久之提舉南京鴻慶宮

後直龍圖閣

公儀狀魁碩声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躄无歌側有背竦

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毅雖家居无墮圭谷子弟

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忠信恭儉正直不好声色不殖

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強而行之也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開府公与司馬温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季于温公熙寧六年

季進士不就選徑歸温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彫開斯

未能信之語以告温公温公說復從季者數年一日避席問

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温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

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无媿尔公問行之

何先温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奉弗失終身行之調洛

州司法參軍時只守礼為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

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賦污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

日闕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尔有賦今來按尔今劉

司法言尔无之姑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

快曰司戶實有賦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温公教乎後因

无墮圭谷

問温公  
尽心行  
已之要

諫議劉公

讀楊子雲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錯行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游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錯行

自王荆公呂惠卿蔡確章惇繼踵執政幾二十年士大夫多出其門布列內外任職之人不与王呂則与蔡章在朝廷者十有五六溫公當國姦邪小人惡其害已興訛造訛更唱迭和會溫公遷薨善類自失朋邪相慶意蔡章復用雖執政間亦多畏此二人之險甚於虺蜴依違顧望中外憂之宣仁后問呂申公孰為司馬相公門下素所厚善可

為臺諫者呂以公每為溫公所薦擢右正言錯行

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 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及廢

論差除多政府親戚

累聖之制專用親當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威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疏大師平章國軍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編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錯行

陳胡宗愈罪狀

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論臺諫更疏論列已而諫官王覲坐是罷斥於外然臺諫論之不巳皆不報中執法孫莘老御史楊康國相繼辭去獨公与左司諫韓川同對 宣仁后

因問近日差除如何公与川奏朝廷用人皆協輿望唯是胡宗愈公議以為不當即略陳宗愈罪狀 宣仁后曰令且試其所為公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率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无異論若執政之官 陛下所与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猷獻替動

極論章  
博奸惡

又論章  
博所責  
大輕

皆中理固為尺善一有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  
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 宣仁后嘉納退而又以劄子論  
宗俞尚為蔡確引用今又陰結博確凡十二事章十餘上  
皆留中而公論之不已又申三省乞請章跡付外施行翌  
早三省奏事罷執政皆退簾中有語曰石丞且住劉安世  
有章跡言右丞右丞宜自為去就宗俞遂罷錄言行

章博於崑山縣強市民田入戶經州縣監司次第陳訴皆不  
敢受理又經戶部論訟復不敢治御史臺亦不彈劾公累  
上疏不報乃極論之曰按博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  
大奸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  
用而造起邊隙徼幸富貴在 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  
罷執政蔡確引用再叨大任 陛下嗣位擢置上樞而內  
懷奸謀沮毀聖政以至博慢帷幄之前殊无臣子之礼及  
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以豪劫持州縣使无辜之民

士在二十一

依離失業乞特賜寬宥仍未嘗臺置院推劾其崑山蘇州  
及本路監司亦乞並行黜責章四上朝廷令發運司体究  
認贖銅十斤公復爭之以謂所責太輕未厭公議况博与  
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  
日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  
日却欲竄迹深恐无名且干繫官吏因博致罪皆处徒坐  
博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事理顛錯亦已大甚况下狀之  
日博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顯著考按律文罪入十惡  
愚民冒犯猶有常刑博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  
滅義理正從薄罰何以示懲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  
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愚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  
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錄言行

李常始阿附王荆公故 神宗嘗曰李常非佳士屬者安石  
家居常求對極稱其賢以為朝廷不可一日无安石寧可

李常筆

論蔡確  
確犯大  
不敬

李常筆  
極力救  
確

蔡確  
新州臺  
中空

逐臣不可罷安石既退更以此言告安石以實恩當時  
已為清議所貶及元祐間為御史中丞與侍御史盛陶陰  
庇茲慝緘默不言出尤惡之公言常陶賦性柔邪秉心不  
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擢常為戶部尚書以陶  
為考功郎官今並屈丞雜阿諛朋黨殊无公道蔡確猶在  
請籍印為其弟碩陳乞內徙又自請穎昌自便章博強買  
民田二人目胡其事終无一言如此者七事跡方入未及  
行會知漢陽軍吳外厚上蔡確安州所為謗詩公即論奏  
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一篇尤甚非所宜言指斥乘輿  
情理切害犯大不敬借唐為諭諷訕君親至於滄海揚  
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  
為意在它日時事變易微幸復用摠泄禍心此而可捨國  
法廢矣與左諫議大夫梁燾對於延和兩宮宣諭今具行  
遣比例條列密奏即以宰相丁謂等貶崖州司戶條例以

聞初吳外厚繳進確詩李常以為不宜長此風盛陶謂確  
本无意公與燾并奏其罪請俟蔡確事畢待行竄逐彭汝  
確曾肇同在中書為舍人亦皆極力救確公言上自執政  
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奔奮死力若使  
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  
夜寒心過為陛下之計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  
京而彭汝確封還詞頭不肯早制公與梁燾吳安詩同上  
跡力爭以為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跡十餘上始竄確於新  
州於是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崔思監察御  
史趙挺之王彭年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彭汝確改職點  
守偏州曾肇亦罷斥外補言行錄

蔡確雖貶尚與章博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有貴近  
為中外憂公復言曰臣近嘗進對論蔡確朋黨雖粗陳大  
槩未能尽達天聽事跡至重不可不憂臣聞蔡確章博黃

元正章  
柳黃履  
邢恕之  
罪

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為死黨得確執政倡之於  
內履為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  
下之事在其掌握 聖上嗣位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  
眩惑中外若不早為下正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聞  
元豐七年秋宴之日 今上皇帝出見群臣都下喧傳以  
為盛事明年 神考晏駕眾謂前日之出已示与子之意  
其事一也自 先帝違祿嘉岐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  
及疾勢稍增 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官召  
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无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  
際大臣未嘗啓沃而 太皇太后內出 皇帝為 神考  
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  
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 陛下聽政  
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工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  
之人莫不服 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此  
實 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无窮之計彼四人  
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伏望聖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  
之臣同以親見策立 今上事亦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  
中又以其事本末著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  
下除蔡確近已貶官外所有草博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  
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奸豪屏息它日无患由是三人亦  
皆得罪 言行錄

始公論蔡確未行兩府中獨范丞相留身兼前力解之時左  
丞王存已去行數步為范一言留之當時公嘗奏云伺候  
行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劾奸黨乞賜管風遂至是乃言之且  
言純仁為樞密日因司馬光父在病告遂以國用不足為  
說乞依舊散青苗息錢光聞其事力疾入見以死爭之又  
於 上前親自奏稟云不知是何奸邪之人勸 陛下復  
為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仰視尋得聖日盡令寢罷光

公罷  
惟奸黨

謂臣曰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願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如此以上皆光之語臣不敢有一字增損純仁与存遂皆罷去言行錄

自崇慶垂簾後 祖宗舊政温公既薨之後荆公之徒多為

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禍无所不至大臣多

首鼠兩端為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

怨謂之調亭差除之際公与梁壽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

公病之因薦熙豐舊人鄧温伯為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

因以逐之公公言温伯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温

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為之草創稱其有定策

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又於延和面對極言論難其

久 宣仁后曰卿等須体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尽由臺

諫亦當出自宸衷公以義理開陳退復論之凡六上章不

報即引疾在告陳乞宮觀尋除中書舍人公乃辭門下侍

郎劉莘老亦奏温伯實王安石黨人梁壽朱光庭劉安世

皆忠純諒直之臣中外之情以其去住卜朝廷意向憂國

之臣无不疑懼 兩宮復遣中使宣諭錫以珍膳公請益

堅乃除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崇福宮言行錄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以下是非邪

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

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

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

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言行錄

元祐中詔議比郊典禮蘇子瞻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余

謂須當分祭從者僅四十人又有二人欲於十月以神州

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復有一人欲 上不親祠而

通權火 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

詳定于瞻狀引昊天有成命詩以難分祭之議眾官憚子

呂范欲用士高黑以平舊怨

殿上虎

議比郊典禮

諫議劉公



議北郊  
奏狀

博卡後  
殺近臣  
不克

瞻之勢莫敢攪觸乃蒙見推因作前議以答之既送同議  
官簽書遂致漏泄其徒馳告于瞻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  
難答莫若白子由亟令罷之子由特為門下侍郎即日降  
旨罷議竟不得上比觀蘭臺等又選印行子瞻議狀元非元  
奏之語深可駭異其礼部所議初甚平易後為門人開說  
遂為後狀以進亦但慮減損裡賜動軍中之情又謂合祭  
已久神祇所饗改之必有殃咎可為寒心而已余隨其所  
論以理折之固无遺者今覽印本追記舊文十不存一懼  
後人不知本末因錄奏草於右使覽者得以推見事實云

劉公此郊後序○劉公奏狀略云蘇軾謂合祭負血於礼  
為得不可後改臣等謹按周礼天子親親初上帝凡九國  
朝三歲一郊固已疎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  
神以類六陽物也陰物也歲月時日方位牲器樂舞皆  
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方復用王莽不經  
之說今引夫婦同拜私蠲之語豈亂天地又引吳天有成  
命之詩以為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  
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猶立方澤各畝此詩以為樂  
章耳如借之辭亦謂成周之世猶立方澤各畝此詩以為樂  
秋冬報地噫嘻之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  
知為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裡賜子乃五代姑息之弊法  
聖朝為檢論不備備置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後因  
此造為檢論不備備置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後因  
必從其已其天謂也大抵日引禍福殃咎之說胡持朝拜  
詳審其當上以辨之便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感豈勝幸  
其

公在貶所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  
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  
於公願公自裁无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  
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  
之万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  
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博卡  
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  
人使其自尽也自是廣人寢知博卡意時公貶所有土豪  
緣進納以入仕者因特厚資入京師以求見博卡犀珠磊落  
賄及僕隸父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博乃見

康議劉公

公治後  
事

死不  
亂

子  
除諫官

入謀娘  
子

八州惡  
地歷遍  
七州

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  
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  
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  
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  
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  
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  
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  
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无少異至夜半伺公則  
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  
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  
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无喜色於是見公處  
死不亂如此

結句

公知潞州部使者希蔡京旨治郡中事无巨細皆詳考然終不  
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无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服之

公在南京奉祠府尹因徧取宮觀寄居官舍且曆閱之或  
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无其持身廉慎如此

譚錄

公曰安世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与嫌子謀曰朝廷不以安  
世不肖誤除諫官這箇官職不比閑慢差遣須与它朝廷  
理會事有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如以老母  
親辭必无不可嫌子曰不然諫官是天子爭臣我見你爺  
要做不能得你是何人蒙它朝廷有此除授你若果能補  
報朝廷假使得罪我不選其處隨你去但做安世逐備禮  
辭免尋便供職三日朝廷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  
十四章又論章博十九章及得罪博必欲見殺人言春循  
梅新与死為鄰高嘗雷化說着也拍八州惡地安世歷遍  
七州於其中間又遭先妣喪禍与兒子輩扶護靈柩盛夏  
跣足日行數十里脚底都穿破一日下程大底兒子悶絕  
于地後來究竟不起今只有老夫与兒子兩人在耳

諫議劉公

實見天下有可為之理

金陵三不足之說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安世以為甚易耳孟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有可為之理爾請言一事安世少時在開寶寺看省課潞公為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召安世問之安世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安世言昨有之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厦其匠擅其工斤斧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復碎之曾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屋既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為也余時甚少氣頗銳應之曰安世雖晚進以理觀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安世曰今日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為人之利乎若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之間耳潞公默然它日見先人云嘗請令郎相見其論甚堅正也

郎相見其論甚堅正也

卷九

九

先生曰金陵有二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關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巴攬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僕曰此言為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王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

馬永煥編語錄

王荆温  
國公粗  
行畧同  
但多有  
邪正

勵事須  
權輕重

科傳二  
字所宜  
致力

勤謹和  
緩

治獄要  
道

老先生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  
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尔而諸人輒溢惡此  
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  
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  
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  
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  
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  
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  
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  
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  
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  
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語錄

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推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  
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

熙寧初與陳暘叔只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  
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  
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充  
當器之因極言稱停二字最甚重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  
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穆公也 鐘蒙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  
請教李白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  
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其所未聞李  
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  
忙後錯了

胡程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在  
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安世有一同年宋若谷初在洛  
州同官留獄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薦其後官  
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變獄者一行若干人即

鐵筆初情

時分半異康親往遍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說筆記之因以手拍畫膝上教程曰題云某日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无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狴犴既倉卒又異康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道議

論筆及身之

真鐵筆

與黃錢用和少東云俞玘筆尚未蛀損但撚心不正主鋒多偏傳毫太薄抑按无力此其所短也又東云向者論俞玘筆病出於偶然乃蒙閣下推之以及脩身之道何啻李之馬也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亦有此理苟知其要亦不必專守斯言也道議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之盛公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言行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

陳忠肅公

名燿字堃中南劍州沙縣人中元豐二年進士甲科為  
 湖州書記簽書鎮東軍判官事除太學博士辭不就紹  
 聖初復除博士秘書省校書郎通判倉州除著作佐郎  
 樞密院編修官皆辭不赴差知衛州。徽宗即位召除  
 右正言遷右司諫責監揚州糧料院改元為軍復召為  
 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官辭史高除右司員外郎以上宰  
 相書責監建州武夷觀坐黨籍除名勒停送袁州編管  
 熙寧元年移送廉州量移郴州得自便以子正彙事逮  
 繫詔獄送通州安置坐進尊堯集送台州編管復宣教  
 郎主管江州太平觀令居南康軍徙楚州宣和六年卒  
 靖康中贈諫議大夫紹興中特賜諡  
 公為越州簽判蔡下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

丁可

不見張懷素

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  
 得上會明倅關蔡俾公推講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  
 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主租遜前官明  
 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厚初下  
 嘗為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  
 孔子誅少正邠彼嘗諫以為太早漢楚成臯相持彼屢登  
 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  
 四明而懷素且來會詹卜留公少俟公不為止曰子不語  
 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淫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  
 又相詔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  
 然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一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  
 因是染公竟以尋求死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  
 羅織矣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適相還隨衆謁之章

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  
所乘舟為諭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  
可行矣章默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  
以副 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事為  
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  
論願聞其略章復對思良久曰司馬光茲邪所當先辨无  
急於此公曰相公悞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  
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  
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悞國如此非茲邪而何  
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无罪若遂以為茲邪而  
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  
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豐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公  
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々至於今  
日為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 祖宗之善意消朋

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无以厭  
服公論恐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正章雖迂意亦頗  
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針而別章到闕召公為  
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下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  
為辭久乃赴官於是二年不迁 道事

公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下之黨也競推  
尊荆公而擯排元祐蔡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下方議  
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  
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 神考親製耶公曰誰  
言其非也自又曰亦 神考少年之文尔公曰聖人之學  
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歉遽以  
告下下乃密令季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道事

紹聖大臣嫉元祐更改王荆公已行之法乃用繼述之說以  
為形跡 先朝追貶司馬温公等加以不孝之名上謗

天子之  
孝與士  
大夫不  
同

別試取  
博洽之  
士

召為言  
事官

初政當  
先辨明  
河間

宣仁事傷國躰公時為大學博士彼百賜對其奏曰曰  
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則必變故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  
訓若者順而行之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  
情所以成帝王之治也造膝之言遂明繼述之義且論天  
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 泰陵喜所未聞反復詰問語遂  
移時迫於進膳公乃引退 上意感悟約公再見有變更  
時事之意執政聞而恨之遂黜公于外 泰陵聖顏英睿  
臣下奏對往往闕於天威少或契合公始召見遂以人所  
難言逆意開陳辭達義明使人主豁然感寤由是搢紳士  
夫罔不欽服蘇黃明間之撫几歎曰吾兄東坡最善論事  
然亦不知出此遂以書抵公冀與言甚至遺事

公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李而  
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李也卞既積  
怒謀將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李計畫已定唯候公所取

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  
談經及純用王氏之李者卞无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  
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无矯揉則勢必相激史  
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遺事

公自館職請外補得倅滄州秩滿移守衛州中間數有薦章  
兩被內除皆辭不行至紹聖末 徽宗即位召為言事官  
於是即日就道論章蔡明繼述平日之志略行焉 遺事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眾議皆以  
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為所當先公時在諫省獨以  
為幽廢 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

正復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  
詔今以礼行之度幾可无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  
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遂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  
事悉心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遺事

東坡志林



言路  
存大

不因薦  
刺廢公  
議

攻蔡京  
愈力

彈蔡京  
所言皆  
驗

尊堯集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幹彈擊不以細故  
未嘗及人私過常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  
見間惑其聰明况以詩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幹乎遺事  
公譽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聖間諸公交薦  
於朝公慎所主多所退避及後被眷知居言路排莠扶正  
所指議者往往嘗相舉薦故公疏又有曰在彼則舉亦所  
知在此則為仁由已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  
而絕其恩蓋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薦刺而廢公議則  
朋黨之說無緣而起遺事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  
此它日必貴然矜其重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  
私逞欲无君自肆矣尋君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  
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  
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遺事

公每謂天下之事变故无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  
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与  
晉无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絕滅  
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餘年而所  
言無不驗者遺事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脩裕陵實錄變亂是非  
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辯乞改實錄又因  
竄責公浦著尊堯集深關誣妄以明君臣之義然猶止以  
增加之罪歸于蔡下蓋公之意以謂荆公已歿宗其說以  
殖私黨者下實罪魁救時革弊當以去下為先若根源  
塞則制其流蔓易矣及邪說大行勢不可回於是直攻荆  
公之惡以明禍本之所在所以復著四明尊堯也雖尊崇  
宗廟破關私史立意則同而議論直捷无所迴避則後集

論蔡京  
被謫

投書以  
決去就

所論是  
非當付  
公議

乃公之所取以為正也故公自謂四明尊堯者獨堯改過之書也後集序文可以備見遺事

公自諫省謫揚州莞庫以論蔡京交結外戚迂 欽聖也被命數日 欽聖悔寤遣中使宣諭以非本百方且開解

主上召還矣賜公度牒十道俾勿遽行繼遂有無為之命公以京猶在朝廷而復言者差遣是非不辨不敢祇受及

京得外補公乃拜命遺事

公自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時何相執中為禮部侍郎一

日以閒與公曰今早見貴人公即真矣公即呼正彙示之

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所聞乃尔是欲以官爵相餌

也若受其薦進而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

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為我書之又曰郊祀不遠彼

不相亮則汝汝恩澤能不介意乎正彙再拜願得書公乃

大喜明日持以入苟未及問丞相約公相見連介催促公

留使者少候已而同舍朱世英來公拉之同往朱不知所

以丞相見公有同行者有不豫之色公不候坐定憑出書

為獻丞相大奴熈論移時公拍事叙言緋色不撓堂吏比

有聳觀朱亦皇恐失措丞相怒甚寃足肆坐語漫罵世英公

雍容起白曰瑾之所論者國事是非當付之公議相公未

可失待士之禮也丞相整儀无語公遂起竟不聞所以相

招者何言信宿遂有海陵之命遺事

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際之黨如薛昂

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疑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

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疑與公初不相識公

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為大學士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

皆合天下之公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

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

公其人也公次年薨以遺書為大慰所陳時務與前書類

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止尋  
三山之竄石械台州紛二皆其所為也遺事

公在台五年屢該放當自便而刑部不許檢舉既而一上官  
令叙官放還乃因郊需需倍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  
乃得承事郎曾幾等遂也故命之後忽得州縣備坐省劄云

奉 御批叙復數大璋遂叙復不當合於見存官外叙一  
官仍取百二差官符明告示本官知未公既供知委之而來  
通州將數月又有首劄下通州令一二受叙復乞差遣人  
皆賀公以為起發有漸也公曰此棄置君死世之術亦

若与差遣且確見問 一問吾叙官不當而見於世諸  
公不敢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上官家狀亦可供一而差  
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流落而因法之陳尔乃與云家

狀昨因削籍毀棄元 憑供具事果不行遺事  
公晚年益負天下重名蔡氏之出其必必與公不睦思時王案

得罪而公適居江州謫者以為公來言案之部因危言  
陷公賴 徽宗聖察止公為石南東乃 冠南與又造  
飛語言公之婿為寇所劫取故以相中 而後有楚州之命

蓋公所論京下皆被摘其用心而發露其潛匿蔡氏是所  
忌嫉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為最醉猶以徽宗保全不至死  
也遺事

公自遷青所居必葺小齋終日寫閱內典觀經史二十餘年  
如一日未嘗少懈以所抄錄名曰知恩殆千餘軸又雜觀  
百家之文暨卜筮書開卷得益者亦片紙記錄粘于壁間

環座既遍即合為一策名曰壁記如此者又數十冊遺事  
陳瑩中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  
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 重案前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  
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錄一

家狀可  
供差遣  
不可乞

晚負天  
下重名

知恩錄

自試以  
觀力量

明宗  
心患

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茲隱隱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其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髮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老見龜也

侍郎鄒公

名浩字志宗常州晉陵人中進士第歷揚州穎昌府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博士出為襄州教授元符元年召對除右正言明年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徽宗即位復宣德郎添差袁州酒務除右正言遷右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尋改七州未赴責以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居州居仁崇寧二年以漢陽軍戶在五年後承奉郎遂歸常州入職四年後直龍圖閣政和元年卒年三十一

哲宗以  
公輔期

道微公自少以道學自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睥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變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礪元符中用侍臣之薦羅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昵為保位之謀迎合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將上言劾諛之徒惡其言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志早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訖誣不實之語使姦賊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出而人正士无敢為公辨明者公既沒迄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明凋喪略尽而正論行焉真偽是

於有過  
中求而  
過

在道獨

與田承  
君相喜

上益浩  
若相喜

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栢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為  
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  
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  
君子之為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  
疾革未及施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茫然僅存餘息然語不  
及私猶以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至垂  
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喪久矣  
不復有斯人也魏山集公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出疑其賣直也先正曰君子之於  
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難託  
志二條索有志行託實該總接筆數千言立就其可畏者然  
台視如不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近必欲收  
而取之魏山集

志云云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經千門万户何從而入大要  
立中謂一其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  
念從何來之即不放過便見工力魏山集

田晝者字季老陽春人故樞密官簡公姪也其人物雄偉議  
論康既俱有奇章之風鄒浩志令教授穎昌與承君遊相  
樂也志宗性慜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  
監京城門志宗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  
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  
當年立染絲之句為志宗發也客言於志宗志宗折簡謝  
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取告見之問志宗曰平生與  
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志宗愧謝曰上遇群臣未

嘗假以聲色獨於浩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  
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明黨  
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立  
劉氏為皇后承君謂諸子曰志宗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

侍郎鄒公

志完以書約承君會穎昌中途承君喜其取在志完具言  
諫立皇后時浩之言贛矣上初不怒也浩因奏曰臣即  
死不復望清光矣上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與  
疑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浩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  
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  
矣豈獨領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蒲士所當  
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  
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為大宗正丞宰相曾布欲收置  
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  
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得疾而  
卒

陳公

名壽字正三福州侯官人中國之歷三年進士第歷建州  
浦城縣主簿台州仙居縣公知三州州陽州漢陽縣召  
試充校閣校理判尚書省部出知常州神宗即位召  
脩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未幾罷諫院兼御史知  
雜事出吏部流內銓知制誥兼直學士院知陳州徙抗  
州召還知通進銀臺司除犯盜直學士判太常寺兼侍  
讀卒年六十四

四人相  
期以笑  
下為已  
在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間益自策勵上  
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  
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譽龍  
蟻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  
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闊而莫之講公  
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  
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信  
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議  
之四先生雖有誕笑盜激不可率者不致失禮於其門已

當縣事  
長月  
愛

以十事  
干部使  
者

集士庶  
教于縣  
率

子第  
李

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以眾縣治

公王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關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多

世族前後令罕能制敵蒙請託習以為常公夜寐夙興務

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

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

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茲宿賊縮手

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

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

弟造焉公為入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

部使者安刑部指殆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便於民者干之

安皆行之人受其罪行狀

公為主簿集其士子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于縣庠使孝于

其親順友其民信友其鄉仁於其氏由其父兄者更

相糾戒不可以弗禮吾簿焉時有其近大臣扶護親喪

還聞衢州以書所過邑皆謂民丁七百送其行李至浦城

公曰農時方作雖王命尚不可奪之好以為私耶乃令儻

賃以役續

陳述直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

者述古乃給之三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

問祠之引群囚立鍾則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

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其肅祭以帷帷之

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

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鍾有

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筆談

仙居為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

篇使門人管節復讀於庭且誦之曰吾秩滿即去尔有子

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

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務式學者興起縣有

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過  
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  
餘足以周物行狀

浚深廣有制

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為常蘇數邑民  
田之害者累年矣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  
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直上占糧而震澤積水乃克  
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早有濟豐穰歲饗矣謝堂

求賢德為李官

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  
因奏曰事得其本則為之甚易 陛下先求賢德使為師  
長則百變可不勞而成功伏見常秩陳列管師常程願經行  
脩明宜召為大學官何如子者有所師法不致  
熙寧二年陳述古上書曰右史惠正堂近例左古次補

知制誥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  
與召詞義奏曰 陛下以義使臣則臣  
可計較貪此以為輕重况義之所至如之不言夫豈知缺  
鎮之在刑不籠祿之不足利達之心則依違  
若息無方以至全身且不正能正人乃其  
以言音商于後為一又言餘始掌議  
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公亦上疏論曰言多留中嘗言  
人君生於知道其  
得學然後務立法度多見嘉納斯  
召試知制誥公不就表曰 劾述古以制置條例可改更常平  
新法中外之議皆以平  
聖心蚤公寔罷不職之罪不知謹所其有乃討臣不敢當  
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後脩起居注皆辭以  
為言事不職不敢承命仍乞外補御批其疏近除知制誥  
御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委慕卿經術行已  
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朕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  
願聞公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今還卿來章當

不計  
以高  
重

人君先  
不知道

御批還  
舊職

蘇軾字東坡



陳善後  
奇才

夫國事  
皆由已  
善後

論大臣  
不受權  
與刑

西固蕪發弗背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為民利故  
瓦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  
得以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避道幾不得出境行狀

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陽一見公即厚

遇之燕遊登臨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

著作奇才也縣之西有齊魯伊汭斯之率邑子弟入學至

強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說吳公教之民莫不從

勸能百言者謂公誘邑子以言通客豈以公聞之不能無惑

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友而歸者十萬矣其在矣公苟惑誘

何以為知已富不能折其言也

曰可毀城以塞之公公笑謂曰一誘者使諸生遂不得聞

道其於自江何事之不為也

之知其自言之焉

公在河陽邑人臨臨區區以公之家人之垂簾納涼於廳事

既而其積之官

之物議宜應置女亦以為信之幾

為之河陽里百通置酒材必

東郊之學考張公以自全飲田

為焉咄種以稀穀比其耕種

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

効之瘠鹵之地遂為膏腴温造故亦

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各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

執著令不為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官闡官官以及要近

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為

所有詔令未敢奉行

出知常州郡庠下容不足以容生師公勸於經始成以不日

其規摹氣象遂為諸郡庠之冠公復入其中坐授諸生

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

陳善後

為六井

脩八字溝

賢學舍

米文作  
花果鳥  
狀

于高  
利  
必錄

亟就職遂復脩注刊銓焉

抗為都會賓旅之衝屬朝廷相繼遣使公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甚擾抗雖號水鄉而其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脩唐相國李長源舊為六井引西湖以飲民井既久廢不脩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其源流涿而整之井遂可食雖遇旱亦用沛然行狀

陳地勢卑每遇霖潦必無通溝州民之足公公命脩八字溝以涿水城中無淫行之阻州之太守令隘其自范文正公有意開之數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黃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涿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相循誘之莫不感動

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至凡盡有水文作花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者粉紙時時變侍守志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以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瑞不敢不奏以竹笈盛凡數枚表呈水文鍾消痕跡猶在識者皆以傳公為得體

公生平講求為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之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為法者探寡孤獨遺棄幼之災傷水旱凶札疾疢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材差徭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凡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尋檢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餘百本或累至千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為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

字付其子而絕行狀

五鬼之

古在并

公為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為義其氣渾  
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  
物誠其與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也將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上交是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  
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為五鬼之說而襄在其一夫流  
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出且無  
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

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為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  
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師送  
防者有美一方則使請路使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  
不知所以仁化焉國國之本也治已為臨下之範也學古  
為脩身之資也至親為行道之器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  
賜者皆公之功也

下上賢者為行者有德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  
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也及自表則者不必議其人也必  
書其實以隨其所往使守或執政柄者未忘其賢而用  
不已也因之披擲致身於事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與矣  
是以其二四方之能也夫大夫幾與不識若其賢也  
嗟嘆焉焉以之於學古在并以其性為本事君以盡  
其忠焉業由維其居心志其氣者不可以入君  
子之德是以維其人職雅平生未始見其不及之色銳於  
經論天下大務尤能盡其言聞已過其為善處量淵  
廣且於包其業其言其語皆以公之體其政也於變俗且  
仁動於遠近其心焉每曰惟六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吾徒  
進退也其心焉每曰惟六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吾徒  
之事也其知諫知雜言出至誠諫書有  
議病大臣補救時政上海嘉納而多留

蘇學公



